

似水流年

海边人家

何波杰



AI制图

四月的一个周末，妻子的大姨夫来定海办事，顺道来看我们，带来了螃蟹、花蛤和芝麻螺。丈母娘每次来城里，姨夫必托她捎上海货。这份心意，常让我们过意不去。

姨夫有着一身渔民特有的黝黑肤色，那是三十多年海上风吹日晒留下的刻痕。姨夫一家是典型的海边人家，夫妻俩守着一只小机帆船，终日在海上讨生活，靠着一船船鲜活的鱼货，供表弟和表妹读完了大学。大海于他们，是生计，是依靠，更是养育儿女的底气。

姨夫家在一座小岛上，那是岛上最偏僻也最纯正的小渔村。妻子第一次去姨家时年纪尚小，外婆背着她爬过一道道坡路，抵达了一座如盆景般秀美的小岛。迎接她的，是大姨精心烹制的满桌海鲜，还有海滩上永不停歇的朵朵浪花。

妻子时常说起那座小岛，碧海蓝天，渔舟点点，让我心驰神往。

终于在一个暑假，兄弟姐妹聚在了一起，我的愿望得以实现。

如今的渔村，早已不是妻子记忆中的模样。公交车几乎能直达姨夫家门口，盘绕的山路穿过葱郁的竹山，脚下是整洁的水泥路，绿意沿路铺展，抬眼望去，便是一片蔚蓝。

趁大姨和姨夫忙着准备中饭，我们兄弟姐妹一同奔向海滩。踩在细软的沙滩上，望着层层叠叠涌来的浪花，一种回归自然的惬意油然而生。我提着鞋，任海水亲吻脚底，仿佛成了无忧的弄潮儿。涨潮时，浪花轻拍脚踝，清凉惬意；退潮时，暗流涌动，脚底细沙随潮水缓缓流走，竟有种悬空的奇妙感受。潮起潮落，轮回往复，恰似人生，有风浪，亦有平静。

我一路捡拾泛着光泽的小石子与贝壳。暖沙、碧海、蓝天、清风，仿佛让我在这座小岛上放空了身心。

临近中午，姨夫来到海边唤我们回家。餐桌早已被大姨摆满了丰盛的菜肴，满满二十多道，全是刚上岸的新鲜海鲜。妻子笑着说，姨家一年四季从不用去菜市场买菜，蔬菜是自家地里种的，鸡鸭是门口散养的，海鲜则是大海慷慨的馈赠。

席间，我说起曾在朱家尖见到一位渔民在陡峭的礁岩上打簇。脚下海潮汹涌，猛烈撞击着礁石，溅起层层白沫，可他依旧稳稳站立，全然不惧。那一幕，让我久久驻足，满心都是对渔民勇气的惊叹。

姨夫淡淡一笑，说：“那叫搏海。在海里讨生活，就得这样。”他顿了顿，低头抿口酒，讲起一桩旧事。早年夫妻船讨海，有回大姨回家照顾生病的弟弟，他一个人睡在船上。夜里不知道是风大还是绳没系牢，缆松了，船漂向外海。第二天醒来，四望全是水，岸没了，山没了，连只海鸟也看不见。他赶紧发动船往回开，可没走多远，机油就见了底，船瘫在了海面上。掏出手机，没信号，屏幕也暗了。白天，毒太阳晒得铁皮发烫，他缩在影子里，渴了就捧口舱底的雨水。夜里，海风冷得像刀。他不敢睡，怕漂得更远；又盼着睡着了，能忘了饿和怕。就这么漂了四天三夜，直到一艘过路渔船看见这条孤独的小船，把船拖了回去。

他说得平淡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可我知道，那几天，大姨在岛上该是怎样煎熬，船没回来，人没消息，大概以为他再也回不来了。我感慨道：“姨夫，你们渔民实在太辛苦了。”

姨夫眉眼温和，语气里满是欣慰：“都是为了儿女。如今他们都有了出息，我这担子也轻了大半。以后你们想吃海鲜，随时说一声，我出海捕一风，保准让你们吃个够。”

夜幕缓缓降临，海风轻柔拂面，一家人围坐在门口纳凉，闲话家常。我独自走到海边远眺，夜色朦胧，海面上点点渔火明灭，那是晚归的渔船正驶向港湾。不远处，一位渔妇静静点亮两盏小油灯，昏黄的灯光在夜色中格外温暖，用古老而又深情的方式，守候着出海家人的归帆。看着那两盏小油灯，我突然明白了，这片海上，男人们在风浪里搏的是生计，女人们在岸边守的是归途。

方寸虚构

三十三岁成婚

小刀来如

行李箱滚轮碾过码头的水泥路，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，嵯恹的海在眼前翻涌，靛蓝浪头拍着岸堤，溅起的水花打在脸上，凉丝丝的，仿佛前女友最后那个吻。五年时光，曾经的甜蜜全成了扎人的碎玻璃，每走一步都硌得慌。

“阿峰！”母亲的声音从检票口传来，带着海风的沙哑。我攥紧拉杆，指节发白，没敢回头——我知道她准在踮脚张望，花白鬓角在风里飘。

“大师说，你33……必定成家。”她的话被汽笛声割得支离破碎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笑比哭还难看。那年我29岁，觉得33远得像看不到岸的海。我从小就犟，父母画的线偏要踩个脚印，他们说“是”，我偏要“否”。就像前女友母亲拍着八字说“水火相冲”时，我攥着她的手，以为爱能填平命理鸿沟，结果潮水一来，连块石头都留不住。

被分手后的第二个月，我便离开了埋葬回忆的家乡，孤身去了另一个城市。

船开了，嵯恹的轮廓在雾里渐渐模糊。我靠在甲板栏杆上，咸涩海风灌进衣领，东海的浪真大，能吞掉所有誓言。

彼岸的海更浑浊，也更沉默。白天，我在写字楼，敲键盘敲得噼啪响，用繁忙盖住回忆；晚上，我蜷缩在小房间，隔壁情侣的笑闹声就能从门缝钻进来，晃晃悠悠。

合租的女孩是护士，总穿洗得发白的帆布鞋，白天出门、半夜归来，我们碰面只点头，像潮汐里偶尔相撞的礁石。

生病那天毫无预兆。加班到晚上10点走出写字楼，夜风突然滚烫，头晕目眩间，体温飙到40摄氏度。门还没关严，我便一头栽倒在床上，意识忽明忽暗。

“喂！你怎么了？”迷迷糊糊中有人拍我背，声音清清凉凉像月光。一只凉手贴上额头，我打了个寒颤——真凉啊。后来

她告诉我，下班时看见我房门虚掩，灯光漏在走廊，像极了退潮后漏在礁石缝隙的海水，空空白白。

“40度2，再晚点就脱水了。”她蹲在床边给我挂点滴，手指纤细动作却稳。吊瓶药水慢慢滴落，不疾不徐漫过所有坚硬防备。她守了我一夜，半梦半醒间，我感觉到她用热毛巾擦我额头，用棉签蘸水润我嘴唇。天亮烧退，我睁开眼，看见她趴在床边睡着了，阳光透过窗户，在她脸上投下细碎光斑，像撒了把星星。

转眼就到了33岁，母亲的话像定时炸弹在心里滴答响。

那年房价疯涨，住房贷款上限从30万元提到60万元。我看中一套小房子，不大，却能装下个家，可60万元贷款凭我一个人根本扛不住。银行工作人员说，只有已婚夫妻共同还贷，才能满足贷款条件。一切都像是水到渠成。

十月的风带着桂花香，我和她去了民政局。她穿米白色连衣裙，站在红底背景前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领证那天，阳光很好，好得像大海泛光的浪花，晃眼。

多年后一个周末，我和妻子窝在沙发上翻旧照片。她指着民政局的合照问：“妈当年说的大师，真那么神？”

厨房传来碗碟碰撞声，母亲端着水果走出来，听见这话“噗嗤”笑了：“哪来的大师？”

我和妻子都愣住了。母亲坐下削苹果，慢悠悠地说：“那年你刚分手，魂不守舍的。我琢磨着得给你个念想，不然你这头骡驴，什么时候才肯回头？我就是想早点抱孙子，才编了那么个话头。”她把苹果递给妻子，眼里的笑像化开的蜜糖。

原来所谓命理定数，不过是母亲用爱织的网。她怕我在海里漂太久，便造了座灯塔，引着我靠岸。

我和晚报的故事

自办发行让我与晚报结缘

刘生国

今年是《舟山晚报》创刊30周年，像我这样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业余通讯员，能与《舟山晚报》结下不解之缘，还要追溯到当年《舟山日报》和《舟山晚报》实行自办发行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，《舟山晚报》创刊没多久，《舟山日报》和《舟山晚报》由原来邮政部门负责发行改为了报社自办发行。我有幸成为了报社的第一批报刊投递员，专门负责六横的两报征订和投递工作。

当初老百姓对《舟山晚报》比较陌生，虽然订阅价不高，但很多人还是不愿订。为了让读者尽快了解《舟山晚报》，我与报社发行部取得联系，希望每周能够额外寄送十几份《舟山晚报》，我可以拿着报纸上门去征订。

我始终把征订《舟山晚报》当作自己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来抓。每天下村、下企业或到商店去送报纸时，与读者拉关系，联络感情，慢慢地，订晚报的读者越来越多。谁都知道，订户多了就要花时间多分送，但我还是坚持能多订一份就是一份。

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但从小就喜欢写写小文章。当第一篇《普陀县举行电影幻灯调映》的报道在《舟山日报》上发表以后，写稿的积极性一直持续到

今天，可以说将近半个世纪了。后来有了《舟山晚报》，我就不断地给《舟山晚报》投各种社会新闻题材的稿件。我白天送报时抽空采访，回家以后马上把报道写好邮寄出去，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“豆腐块”文章屡屡见于报端。

我会写新闻报道的事在六横岛渐渐传开，大家有什么困难需求就会主动找上门来让我帮忙。一次，六横有一位女中学生因家庭琐事离家出走，家人四处寻找多天以后仍无下落，女孩的家人无奈找到我求助。当天下午，我马上写了一篇寻找离家女孩、希望好心人共同寻找的稿件。报道在《舟山晚报》发表以后，引起了很大反响，读者纷纷向《舟山晚报》编辑部提供线索，并作了连续报道。最后，出走女孩在桃花岛被好心人找到。

去年10月，因工作需要，我又被舟山传媒发行有限公司聘为《舟山日报》和《舟山晚报》发行员，负责六横发行工作。无论是两报的投送还是征订，我坚持一如既往地做实做好。据了解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作为发行员征订的《舟山晚报》数量创下了《舟山晚报》创刊以来个人征订的最高纪录。

我今年已68岁了，只要身体允许，会继续奔波在跑新闻和报纸征订的路上，继续保持这份热爱与热情。